

悲哀的心靈



徐道

悲哀的心的靈

不認識的作者啊：你自己說
 這本詩集是為人生訴苦而
 寫的。我知道你的心裏有了
 悲哀的。在拜倫詩中不是有
 這樣的話嗎：「長夜哭泣者不
 以聲人生」哀傷的在寫才能唱
 動人的歌。但是「悲哀和夜的淚
 以變成血。悲哀可以轉成憤怒。人
 有積極性的悲哀。人會說不幸
 的。現實的生活以及深執而澈底的
 反抗的。朋友。勇敢與。吉戈。



悲哀的心靈

目錄

卷頭語一

自由幸福的伴侶

避霾

墮落

一個逃荒的婦人

劫夜

病中一夜

一個軍人

照片

土豪

月夜

可憐的養媳

舟中

徬徨

柳蔭下

靈魂的傷痕

希望

雨後

秋夜的琴聲

他陣亡了

苦家庭之一幕

卷 頭 語 一

短篇小說 Short-story 這個名詞，遲至十九世紀方才成立。那時一般的作者，大都敘述戰爭，情愛，神怪，和各種下等動物，荒唐無稽的故事。這他的目的，不過為作者和讀者的快樂罷了！那時的作者，因使人怡悅的緣故；也就把「和一」Unity 同「全量」Totality 並「創作」Originality 的効力犧牲了！這樣，有藝術的手腕，創造天才，真正完全當得起「短篇小說」的作品，不可多得呵！

後來文化增進，科學發達，小說也隨着而進步：到現在竟一躍而登文學的高等位置。

廿世紀為小說興盛的時期；那時產生了不少重要的作家。——保伊 Poe 和莫泊桑 Maupassant 都能夠以科學的方法，佈置短篇小說的體式。霍桑 Hawthorne 和哈脫 Horte 做羅曼派的小說，非常的佳妙！就是德國狄克 Dick 和霍夫曼 Hoffman 所做的，也不及他！皮羅生 Bjornson 和詹姆士 Henry James 在他們的短篇小說裏，都用

心理學的手段，去描寫人類的天性。吉百林 Kipling 則以短篇小說做灌輸特別學問 Specific Knowledge 的媒介。……

自此以後，小說盛行；各國的文壇上，都發現了美麗的明星。如哈笛 Thomas Hardy、波卡息 Giovanni Boccaccio、托爾斯太 Tolstoy、朵斯退益夫斯奇 Fodorv Dostoyevsky 易卜生 Henrik Ibsen、盧梭 Rousseau、柏格森 Bergson……偉大的作家。

什麼是短篇小說？他的目的，是用最經濟的方法，而且極有能力的，去生出一種敘述的效能；用活潑不滯的態度，描寫一個人物，一樁事實，一種情緒，或者被一個情境刺激所勾起一類情緒；但必定要有一個緊密的和一性 Compactunity、直接的單純性 A Direct Simplicity、和變化的題目，巧妙的結構；而且尚要用活潑潑的想像力，去貫徹照顧全篇。在日常生活裏一個偶然的事情，瞥然一現，被我們捉住；我們即以這樣態度，捧到讀者面前，表示這全人生歷史裏的一個轉機 Turning-point。

馬太阿諾特的文學定義，說文學是人生的批評。人生批評的文學是什麼？小說。小說是可以直接表示作者的思想與感情的；而且人都是願意別人知道他的思想與

感情的。都極願意將他所受的激刺與情緒發表出來。且我們的生活，不是隔離的；人原是社會的動物，環繞他的人們的生活，與個人有極密切的關係；他對於人們的感情，思想，行爲是極有興趣的；將這些有興趣的事物，表現出來，亦是作小說的原動力之一。我們對於環境繞我們的自然界，感莫大的興趣；而對於我們想像中的理想世界，亦感莫大的興趣；極願意發揮出來的。

文學界有寫實，浪漫兩大派別。小說是文學之重要部分，當然也有此兩派。寫實派是主張表現實在的人生，不論美的，醜的樂的，愁的，……及那不完全的現象，都要描寫的。一般的學者，將他比作攝影機，雖甚想像；但不若說寫實派是「人生的抄本」較爲精當。浪漫派的小說，恰與寫實派相反；他的定義，大概是「自我之解放；」「好奇心之復生；」「愛新奇之美，不要規律之美；」……

無論那一派的小說，都要有實地的經驗，精密的思想，甜密的情感，美麗的文字，誠實的想像，靈敏的結構藝術的天才，極積的態度，……一篇短篇小說，若缺少一二上說的條件，便不能稱得真正的傑作。

我國自文字解放以來，新的短篇小說，不知產生了多少——但仔細審察起來，「真」的作品，實在不多！一般的通病，大都觀察不精細；對於材料，太沒有選擇；描寫淺薄；……

我是不幸青年中之；一對於小說，沒甚高深的研究，不配來創作；不過我性嗜小說，將生命歷程中感受的一切拉雜出來，作我生命的寫生。好在我的態度，不是消閒的，是為人生訴苦的；人生的藝術；知重描寫；對於人生有相當的見解；對於人生的表現和批評，都是從人格裏濡浸過，才寫出剋的，不是任意胡扯的；這是我敢在讀者面前高談的。

我這本小冊子，是否有藝術的創造的天才，存在的價值，甚望讀者的好朋友指教呵！

悲哀的心靈

自由幸福的伴侶

陶園是俞姓的公園。在敬亭山陽，清溪域裏；園的面積，廣約百餘碼，環圍磚牆；牆外周植蒼松翠柏，冬青修竹；園裏東邊三間草屋裏，陳設着牀榻桌椅，書籍樂器，懸掛着名人字畫；……西邊池塘裏的亭榭，巧小玲瓏，非常雅緻！有浮橋與陸地相通，無須舟楫；池和牆外的清溪相貫，碧水澄清，魚頭可數；水草叢生，青葱可愛！北邊的假山，苔蘚如絨，蛇鼠出沒，光怪陸離，清奇非常！南邊的花蓬上，掛着數多的鳥籠；歌喉婉轉，如奏笙簧，煞是好听！園的中間，是遊賞憩息的樂天亭，雖不甚高大華麗，但景潔幽雅，宜於詩棋。除此而外，又在空隙的邊隅，配植許多奇花瑤草，導掘清淺的溝道，……以密建設而資遊賞。每逢春節佳日，遠近的名人雅士，三五成羣，提酒挈饋，到此流覽，籍爽胸襟。

一天天氣清明，惠風和暢；乾枯無味的我，獨步園中，領幽瞻勝。這時麗日當

空，絢爛煦昭，怡我心神！見這清雅的亭屋，紅紫的花卉，青葱的竹木，碧綠的溪水；聽了小鳥的歌唱，溪水的湍激，……煩悶的我，得了這天然的安慰，心曠神怡，不知身入何地！……如到了晉時的「桃源」，西方的「極樂國」；快樂得幾乎發狂！一時騷興感發，作詩道：

美潤的春天，雖是乾枯人的安慰的甘美時間；但亦是乾枯人增加煩悶的悲傷時間！

幸福人得着美麗的春園，觸目皆歡，愈加美滿！乾枯人在萬物向榮的春天，對宇宙間物盾，尙覺得美甘；

若低首反思，不免睹物生感，傷本身何日得到精神上春天的樂園？愈加悶煩！

唉！絢爛的春天，是安慰乾枯人的時間，是殘摧乾枯人的時間呢？

「詩雖好未免有點敗興；青年人不應有這種感想！」忽一個聲音柔細的人說：

我回頭看去，見是女同學江靜貞。正苦無伴，看見了她，心中大喜；上前握着

她柔膩的手說：「幾年沒見面了呵！……你不是向來不喜歡遊玩嗎？今天怎麼一個人來這裏遊賞……」話未說了，由樂天亭側邊花叢中，走出一個面目清秀，衣飾素雅，三十歲上下的男子。

「這位是誰？」這男子指着我問貞靜說：

「是我的老同學魯君泰東。」靜貞說：

「他是我新婚的愛人史賡。」靜貞不待我問，即指着這男子向我介紹說：

我聽了大驚失錯，糊裏糊塗，勉強答說「是！」和他寒暄了幾句。雖是這樣，心中總是忐忑狐疑，不住的暗想說：「她不是有丈夫嗎！活着怎麼又和他結了婚？」我想乘此問個明白，以她的情人在傍，不便，遂未開言。他是個聰明人。窺見我的私衷，託故到別處流覽去了。我見他走了，遂誠懇的問她說：「欽生不是還活着嗎？她元配的丈夫你倆的感情，不是還融洽嗎？怎麼又愛了這人！」

「婚姻的撮合，是由愛情的吸力；愛情愈濃厚美滿結合愈牢固；愛情淡薄，不美滿結合便不穩固；愛情消沒，婚姻離散！先前受了舊式家庭的遺毒，和品學一無

可取，渾號「繡花枕」的欽生結了婚，是何等的不幸呵！我往日閉門不出，抑鬱終日，不思遊覽進取的，就是因為婚姻失望！——我想人生最大，最甜蜜的幸福是婚姻，若婚姻失望，還有什麼生趣！於是決心和欽生決離，和我生平崇拜愛慕的史廣結了婚！——他是美國哈佛大學的文學士，品學兼優的健者！較欽生奚啻天淵呵？我得了這樣的侶伴終身之願已敷，往日沉悶的態度，已受作愉悅的現象，……名地勝跡，常有我倆的形影；今天和仁兄相遇，何等的快幸呵！既承垂問，敢不掬相告嗎！靜貞感憤交集說：

這時夕陽西墜，人影散亂；歸宿鴉雀，啁呀飛棲了。我聽了她的話，正想贊嘆她幾句；恰史廣來了，呼她回去，遂匆匆別離；令家滿腹的幽怨，不能在同病的女友前，暢暢快快的直道出來，至今引為憾事！

避 霾

我在這七月炎帝施威的當兒；一天因重要的事項，不得到田莊一走。這天驕陽當空，酷熱非常！樹梢兒一點也不擺動；田禾草木最畏炎帝的火威都低首屈枝，把葉子反捲了；那樹林中的鴉鵲，熱得都搭拉着翅膀，怔呆呆的藏在樹葉的深處，探着脖子吁喘；全忘了牠以前的怕人了！一隻隻的狗兒也風箱般躺在樹底下呼吸；狠的向外伸着牠的腰和四條腿，也不管遠來的生客了！這時我熱得濃淋的汗津，封鎖了眼簾；熱騰的塵屑，塗沒了行踪。蒸騰的暑氣，雖忍受不過；但無可如何，祇得懶洋洋的前行。

我忍熱掙力前行，沒走到一里路東南方起了兩脚；黑烟似的烏雲，飛馬般向東南方集合，把紅麗的太陽，遮蔽得一絲也看不見了！接着霹靂颼颼幾聲，密而大的雨點落下來了，颼颼的風把砂塵吹得如霧似的，對面不相辨識！擁得樹枝兒一起一伏，不住的亂擺；那鴉鵲兒從樹枝上，被揪到風雨的旋渦裏，出沒不止！——擺的牠站立不住，幾乎要墜。我的身體甚弱，被風雨吹淋得能長馳直進！

我在這「進退維谷」的當兒，一所低小的茅屋，在我的眼簾前；不禁喜出望外，大步向茅屋走去；不刻的功夫，到了屋前這屋雖不甚高大，却是掃除得清潔整齊；也沒多人，只門裏竹牀躺着一個五十多歲的老人。——身體枯槁，面皮紫黑，鬚髮微白，兩腮尖凹，背腰彎駝，顯出無限衰殘不堪的樣兒！這老人見我進來，微掀一掀眼簾，動一動嘴唇，復昏朦朦睡去。

老人被轟洶的雷雨聲驚醒了，他懶慢慢的睜開無精采的眼，看見了我，用力坐起問說：「先生住那裏呀？人老了真不成人了，坐下就睡着了！請坐罷。咳！天真是不教窮人活了，今年又降這樣的惡靈呵！——正如去年六月廿日的惡靈一樣。我看一定還有暴風淫雨在後頭呢！去年不是嗎？今年的田禾，雜糧，一定又要淹沒摧殘掉！唉！這惡靈是我們一班弱者加倍陪償的靈魂和赤血，這是我們死的末日到了！咳！咳！……」

「老人，惡靈雖為災，田禾和雜糧，不過感受微傷罷了，決不致籽粒無收；這

是天災，驅避不掉，田家都要遭害的！請你將心放寬些，不必向狹處設想罷！若真有暴風淫雨在後，憂愁也是無益的。未必不爽罷？」我說；

「災霾降後，一定還有暴風淫雨！——去年在永定圩種陳大人秀成三十畝田；那時我手中還餘幾十元將有餘的幾十元，都買了肥料，培植我的田禾和雜糧；——耕耘的手續，也很周到。——這樣我的莊稼，可有丰收的期望？那曉得到了六月廿日，大風大雨吹淋了好幾天；將我田中未成熟的稻，未成熟的棉，麻，豆，椒，菽，……都推折淹沒掉了！先生！想做佃戶的人家，大都是貧窮的人家居多，那個能折沒得起！……旱，澇，虫，傷，請田主看割均分，或免租，是鄉農的俗例，也是公理所允許的！我以為遭了災霾，租谷可以不要照償，自己背霉罷了！不料陳大人恃勢凌人，不照鄉例，不恤窮人；竟要照償；否則送縣！先生！常言說：『窮不和富鬥。』想我無錢無勢的農人和他鬥，豈不是玻璃和石砥碰，尋死嗎？祇得忍耐着，託人懇求他施恩減讓，……結果償全租一半了事，……我看他無成人之德，有損無益，遂退佃他去。不料『天不絕人之路，』我的妻弟白建，看我失業貧苦的親

戚可憐，替我在金城圩楊先生海蓬處，租了廿幾畝田耕種。先生我全副的用費，都是借貸而來，全靠今歲的收成！我去年受了霾災已困厄難生；今年若再遭荒年，真只有一死而已！咳！咳！」老人說到這裏，掙着聲帶短厚的破喉，哼呵不已；走到門口望望天空，又連連傷嘆了幾聲。

我聽了他的話，心中甚是難過；以光天華日之下，竟有這種黑暗的事呵！……想不出什麼安慰話的來安慰他，惟有暗祝風神雨師，立刻收拾了暴風淫雨！……

不久雨不落了，風也小了；隱約的雷聲，轉到遠方去了；漆似的黑雲，漸漸的渙散了；平西的斜陽，漸漸的鑽出了；折扇形的光線，射到帶水的珠樹葉，煞是好！看！河溝的水，流出潺潺的聲；新清的空氣，帶着清涼的風一個個的農人，重新再到田間工作；一羣羣的牛羊，重新再到山場上吃鮮的草；我遂辭別了老人，朝田莊進行。

墮落

韓菊畦是北京大學理化科畢業生，崔玉潔是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理化科畢業生。他倆是表弟妹，同年異性的伴侶。他既是表弟妹，學業資格又相等；——互相愛慕；不卜可知終是一家的人了？果不出所料，他倆的父母將他倆攝作了夫妻。他倆的婚姻，名雖父母作主，實是暗先默契，出於兩人自由；不過請父母做個證婚人或撮合人罷了！這樣，他倆何等的美滿，幸福！——「舉案齊眉」呵！

不意「好花見妬，盛事不長！」素稱品學兼優，少年俊秀的韓菊畦，因勞心過度，得了烟癖！紙烟水烟所費無幾，為害不烈；但鴉片烟確足以蕩家敗產，傷身促命，消磨英武的壯志，增長頹靡的暮氣！他鴉片上了癮以後，從前銳意上進的勇氣，漸漸消磨於烏有之鄉了。每天除躺在牀上吞雲吐霧，或酒食而外，什麼都不想做了！——連話都怕談了！還談奮志青雲，向光明遠大的前程努力嗎？唉！一個可憐的青年，算被鴉片吞沒了！

菊畦初吃的時候，他父母，婦人，……都不留心；意爲「逢場作戲，」偶療小恙罷了；毫不諫禁。及墮入土坑，染了大癮他；父母曉得了，大加痛責；婦人玉潔苦事泣諫罷；但「既倒之狂浪。已難挽回於萬一」了！他父母看他墮入萬丈不復起的黑坑，辜負培養一片血心，不過付之一嘆罷了；最不幸，最痛心的是他婦人玉潔。她和他撮合的，是以他英明才幹，將來大有所成就的呢！今天見他一但做了烟癖，苦諫不聽；反惡言恨語相加，……熱騰騰的心久已變成灰冷了！恨不能離異，另謀伴侶。但曲服在大家庭制度之下，難以如願；欲自殺以了此殘生，心又不甘；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於是抑鬱成疾，一嘔血一病入膏肓；不到兩月竟一命嗚呼了！聽說她死的時候，兩目眦視，飽含眼淚；好像萬種怨恨末由洩發似的——蓄恨以終！

「吃鴉片烟人心是黑的。」這話真不錯！菊畦未吃鴉片以前，和玉潔何等的情好呵！染癮以後，貌合心離，無異青樓伴侶，成了形式肉慾的夫妻，毫無精神幸福之可言！這樣，玉潔死了；他不但毫不哀傷，反喜出望外，肆意揮推起來了！

不兩年的間隔，他父母相繼謝世了。他更無忌憚了。烟量特增，一晝夜無二兩多雲膏不夠敷衍！他家小康，——兩三萬金——能有幾何？慾是無邊際的深海；以有限的金資，供無限的揮推，能用幾何時？不幾年的功夫，所有的家產，蕩滌殆盡。

現在人情是最澆薄的呵！他蕩產以後，隻身飄零，誰肯援手？嚮日敬他陷他的人，現在莫不鄙他欺他了！睹景生情，回首往事，可不痛聲一哭嗎！到今日他雖覺悟，但「覆水難收，」悔無及矣！

「先苦後甜容易過，先甜後苦實難挨；」他少年豪富，一但落魄，如何過得！見前途無望，環境日趨危險，自恨自痛，用刀自殘。

唉！他未吃鴉片以前，誰說他不是個可造的青年呵！他沈入黑籍，弄得人亡家敗，這樣終局，何等的可哀可弔呵！青年們，還吃鴉片嗎？咳！

——完——

一個逃荒的婦人

秀妮是個年紀輕幼，性情溫柔，品貌端美的薄命霜婦。布衣裙釵，雖不十分娟麗；但天生秀色，實足令人銷魂！牠家境小康，尙堪生活；加之現在人心不古，知己難逢；這樣牠丈夫死後，遂決不再嫁；丁寧孤苦，撫養二子一女絡身了。

去年國聯戰後，旱魃爲災；鄰近徐州蚌埠各地，莫不遭了武人的光顧，旱魃的賜予！將淮海天壤的所在，打得流水落花！把素稱丰沃的淮海，變成「赤地千里！」銅山位。淮海流域，首當火綫；不言可知，遭害比他處特甚了！

秀妮是銅山人，家山住銅山，當然免不掉此劫！人們遭了兵燹與旱災，家鄉已不能存身了；大家遂議出外逃荒，以謀生活；逃荒非少數人所能遠行的；無論貧富，貴賤，男女，老少都要同行的；這樣，秀妮生得雖嬌弱，但欲生活，亦不得不和大家作「到處爲家，吹簫乞食」的生活！祇得按負着二子，一女，與親族鄉人們，到向稱土地丰沃，五穀丰登的皖南來逃荒。

逃荒雖不致餓死，但不飽暖！於是無論男女，各展所長，自謀金錢，以補不足。秀妮是個年輕的霜婦，有何技能？惟有買唱而已！

灣沚是皖南的首鎮；商業尙發達，……鄰省各處荒逃的同胞，莫不光臨。這般災民來到江南，當然要到灣沚一遊。秀妮這天來到灣沚，腋間掛着花鼓，提着小鑼，沿街挨戶，歌唱乞錢。

灣沚既是個較大的鎮市，輕薄兒郎，無賴流氓，當然不少。這般孽畜，看見秀妮這樣的娟秀，心起不良，羣集調戲；她雖是個貧窮的難婦，尙有大家風範；豈肯因乞食而受侮辱嗎？氣得眼淚淋漓，大罵不止；毋奈「寡不敵衆，」只得輟唱出街，回到駐所休息。

牠是良家的閨秀，兼之女人心胸窄狹；一但遭這種欺辱，羞得面紅過耳，未到駐所放聲大哭起了；恨不能一死，了此殘生！她的小孩，——子女——見她這樣，都喊着「媽……媽……你……哭……哭……什麼？……」的哭起來了；一時哭聲四起，慘不忍聞！……後經同伴的女人，再三勸導，方不哭了。

太陽快要落了，微風起了；但太陽還是對着人們一樣的照耀，表示他光明彩色

；那褐色的柳條，被風吹得擺來擺去，何等的自由呵！樹梢上的小鳥，拍着翅膀，啄着胸部的羽毛，把全身吹漲，何等的舒暢呵！秀妮處在這個命運中看見這幅景物；熱烈的心房，感受何等的悲傷呵

——完——

劫夜

夜氣深了，天空布滿了沉黑的密雲；密雲之中，點綴着閃爍不定弱光微吐的散星，現出一種奇異而驚恐的色彩！死氣沈沈的深夜，已是過去了一半；但是不能催我去睡！

我的書室，是年久坍塌的驛場改就的。四周石炭水刷的不均的牆壁，經過了長久的歲月，已變成灰黑色了！雖改成了書齋，但遇着風天，仍是塵灰滿室，狼藉不堪得很！這間房內，只有我和我家三代的老僕朱貴二人居住。我的牀和他的牀，是一字兒鋪着的。我牀前放着一張舊式的方書桌；桌上放着一盞美孚燈。燈罩的上半

段起了一層很厚的燈炷；燈光透過那模糊不清，而盾料不純潔的燈罩，發出幽暗的光來；反映着油光半蝕的桌面，變成深黑色了！那內耀的燈光，照着書上印的字跡，如同淡的月光，映在平波如鏡的海面，漸漸起了微波慢浪，使人感受書上印的字，有搖動不定的困苦！一時萬感交縈，伏案凝思；——正思入不可解的當兒，忽地一陣「拍……拍……拍……」的鎗聲，打碎了深夜的沉靜。

這一陣鎗聲，將我一縷縷的幽怨，打得消滅殆盡；心中暗想說：「小小的芳山鎮，既不繁盛，又沒財戶，強盜決不光顧？祇怕是附近的鄉間做齋醮，放三眼砲罷？……」想到這裏，弱小的心，安靜了不少。

不刻的工夫，忽警鑼四響，并隱隱聽得彷彿有人聲嘶力竭的喊道：「強盜來了，大家快快拿家伙——兵器——攆強盜呀！……」

我的膽子雖壯，一旦聽得這種聲浪，也不禁大吃一驚；向老僕朱貴說：「強盜來了，怎好！……快些……快些……」

這時他正躺在牀上，吞雲吐霧，大過其癮；自恃年老，——五十多歲——頗有經驗

；兼之吃鴉片烟，性情懦弱；聽了這話，無精打彩說：「是那裏走水罷？——那裏是強盜！大精小怪，恐慌些什麼！……」

我聽了，無言以對；祇得罷了。但心中仍是有些驚疑，弱小的心，不住的在心房跳動。

未幾鬧……鬧……鬧……：開門的響聲，不絕於耳；我聽了，不禁又驚懼起來了；帶着驚咄的喘聲向朱貴說：「夜氣還早，怎麼街中各店鋪一齊上門了！……」話音未絕，忽拍……拍……拍……的鎗聲，如連珠炮似的，不住的在街心中響了；他聽了，也驚惶起來了；放下烟鎗，低聲向我說「真是強盜來了……」

我年雖壯，——廿多歲但未會受過這種驚惶；一旦聽得這個惡耗，如受了電氣般，駭得上身抖戰，兩腿癱了似的，不能移動了……口中咄咄說：「這怎好？……這怎好？……」

他恐我過於驚懼，故作安靜的樣兒說：「我家在地方雖有名望，但無金錢；鄉人莫不曉得；強盜決不光顧，怕些什麼！……」我聽了這話，倒也有理，心中頓時

安靜不少。

不刻的工夫，更夫老楊，鳴鑼飛奔的喊道：「強盜走了，大家快些出來救火呀！……」我和他聽了，兩人的心中，好似一塊吊着的石頭，方才安然放下來了。一朵朵的愁雲，被這一陣好風吹散了。雖是這樣，但不知外面的真情，仍不敢開門出去觀望；我二人靜悄悄的半夜，聽了外面沒甚麼特殊的響動，方敢安睡。

翌日開門看去，見中街陳昌隆雜貨號的店堂燒去了；瓦礫一片，慘不忍睹！昨夜我家雖沒被盜，但未經過這種事體的我，確已恐駭夠了！

——完——

病中一夜

愁人的秋雨，肅殺的秋風。絲絲颼颼的施起淫威了！嬌麗的月亮，急忙退回月

宮不敢再露面目了！宇宙的一切，屈曲在苦風淒雨之下，一點也不敢反抗，——任其摧殘與吹涔！死氣沉沉的夜裏，除遠寺鐘聲，村犬吠聲，和風聲，雨聲外，別無聲息！

重病初愈的我，躺在龔場作書齋的室內，——我的書室，是龔場改就的。——一張破敝不堪，塵灰層積的板牀上，萬感交縈，愁懷莫釋！——胡思亂想，不知想什麼！一絲絲的愁懷層層的湧上心弦；不禁憂從中來，心中暗想說「鎮東，——我的號——轉眼的工夫，畢業五年了，已廿七歲了；以你的年華，正當有為呵！你何生不辰，竟中途輟業，在家做白相呵！古云：『英雄不遇，千古同悲！』青年墮落，是世間最可憐的呵！無怪你終夜憂悶，為病所魔，弄得這般……你的命運，何牛戾乃爾呵！還有什麼……」想到這裏，不禁一陣心酸，及乎哭出聲來。

這時一陣陣的涼風，由天井吹下；吹得破衲似的帳帷，鬼火似的孤燈波動不定，慘淡暗燦，令人見了，愈加悲傷與畏懼！童心未去的我，這時恨不能自殺了，以我正在想至盡處；忽更夫報更，將我從迷夢中驚醒；靜心聳耳聽去，鏗，鏗，鏗三

更時候了。我被更聲驚破，恍然大慘；精神大擴，豪氣雄生；心中轉念說：「古云『大丈夫當奮鬥。時勢造英雄，……天之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勞其心志，苦其筋力，餓其體膚，……』仰我將來定大有所進就，天故予我以種種的磨難，以煅煉我有成嗎？……」這樣想去，又不禁轉憂為喜，大笑不止。

我躺在牀上翻來復去，不住這樣的思索；——終索不得個究竟。不過柔弱的心弦上，這樣一起一伏，不住的振蕩罷了！

雨不落了，風也小了；玲瓏的明月，復由雲中鑽出來了；一團皓魄，高掛天際；頓時將個昏暗的宇宙，變成玲瓏世界；無情的明月，由窗戶天井射進，照得滿室皆亮，慘淡非常，愈令我淒冷！那無知的蟋蟀，在我牀下唧唧不住的哀鳴，更助余之嘆息！

一個軍人

革命軍興，萬惡的軍閥，帝國主義議者，差不多都被打倒了？不意內部分異，蠹國殃民的共黨，受了帝國主義者與軍閥豢養和誘買，從中搗亂，牽制為人民解除痛苦的國民軍的後方，妨礙革命工作的進行；使革命馬上不能成功，人民的痛苦，不能擺脫；……共黨的罪惡，真是上通於天呵！要剷除這般反革命的罪人，非用武力解決不可呵……國民的軍隊，因不敷用；除各軍擴充外，一般愛國的同志們，自願為黨國前途工作，自動成軍的不少；但要經總司令批准；否則……

黃英是我鄉富戶，黃厚生的愛子；——廿四歲——他去年在初中畢業之後，遂不再升學了；以為有了中等的資格，便可在軍政界混事了；於是挾攜重金，出外活動；「現在謀事之難、難若登天！」這是一般武人政客的经验語呵！他家雖是有錢，但無人力，亦難活動！奔走了兩年，不獲一如所願！

這次他見各地的同志們，自由成軍；以為機會到了；遂和他父親商議說「……

現在最威武，發展最大的，要算軍人呵？這般做大位的，那一個不是軍人，或軍人親信的人呵？那種事業，有軍人高貴呵？……革命最痛恨的除北方軍閥，帝國主義者而外，要算重利盤剝的資本家了！你不見報紙上時常登載着打倒了某某的資本家嗎？家產悉數充公嗎？……我家在本鄉，要算首戶——資本家。恨我家的人，當然不少！若不在此時，將家中的資本，抽出若干，做個軍人，擁一部分勢力；一但被人告犯，怎麼……」

他父親是個略通文字，膽識淺小的士紳。一但聽他這麼講，心中早已有幾分驚懼和羨慕。——驚懼打倒資本家，羨慕軍人的威武。兼之此事係正當的行爲，於前途聲望都有榮譽的；遂不稍思索說：「只要你有此決心，……十分的把握，爲黨國工作，父母揚名；我可拿五千元給你去活動，……」

他母親在傍邊聽見他父親允許他成軍，他母親帶着悲傷憐惜的聲，向他父親說：「我倆已五十多歲了，止此一子……軍事最危險的呵倘有不……我倆將來怎……我決不容他去的！……」

你曉得什麼；欲保守我家的資產，望兒子發達，非做軍人不可！不說助興，反來打破，……哼！……哼！……」他父親帶怒不悅說：

他母親見他父親這樣，既悲且痛：傷心的眼淚，不由滾瓜似的奪眶而出；他父親見他母親暗泣，百不耐煩似的，也不來安慰，拂袖而去。

他見他母親這樣，熱烈的心，雖不免冷頓；細思此事，純係正當，但不灰心；假意順從，安慰他母親一翻。他母親聽他回心不幹了，才不哭了。這樣，他只得滿着他母親暗中積極進行，以求早日實現。

通都大邑，假冒某軍某師某旅，四處拉攏人員——成軍——斂錢的很多！黃英這天來到蕪湖在F旅社適遇見同學顧大剛——穿的是中山服，掛着武裝帶，拿着中山鞭，七八個馬弁隨從着，……他見他這樣，很羨慕似的說：「顧兄現在那一軍，榮任何職？……」

我在A軍C師P旅任第一團團長，……黃兄現作何職業？……看我在此革命勢力

澎湃的時候，凡我青年，都應該出外從軍，効力黨國，爲人民造福；不應該在家鄉埋首，蹉跎歲月；若不嫌棄，可在本團幫忙，……」顧大剛志高氣揚說：

他在家做白相，正想成軍，苦無門路；一旦聽了這話無異朶雲天降，喜出望外；答說：「……承蒙不棄，當然報効；但不知委以何職，暫籌招募給養等費若干？請一一示知。」

尙有第三營長一席，未曾委任；——非沒人承受；因此營係本團主力軍，非我的親信人，決不輕委！今我倆是同學中最知己的，我敢斷定你將來決不會反我的？意欲將此席屬兄擔任，……此席在他人無萬元不可，與仁兄只要八千元；未知意下如何？」顧大剛說：

「承蒙栽培，謹當遵命。我卽寫信回家，請家父籌款到差。」黃英很感激，很快樂的說：

晚霞在窗外的天邊，一刹濃紅，一刹深紫，迴光到屋頂上。——他父母坐在內

窗前，談商家事，記起黃英來；他兩異聲同調說：「不知他的前途進行如何呵？怎麼到今天不來信呵！」話音未畢，鄰人老龍由鎮上來，帶來一封信；他父親拆開看去，頓時笑逐開顏，彷彿得了什麼吉報似的。「這信是那裏來的？上面說些什麼？」他母親問說：

「這信是英兒由蕪湖寫來的。他已辦了個營長，要家中趕快籌洋八千元送下……」厚生面帶喜容說：

他母親和閤家的人聲了，歡喜不了的催厚生早張羅齊備，遣人送下。於是日附近的親友，莫不曉得黃英做了營長，都來他家道賀，……不幾日八千元籌備齊了，遣人送去了。

孰知C師P旅都是假的，被總司令部偵知，通令蕪湖W駐軍包圍繳械；不重要的職員，交公安局拘辦；師旅長都被軍法處鎗決了。團營長非主動者，兼之受人欺騙，損失不少，情有可宥，具保釋放。黃英是營長之一，當然也不免掉這一着，他

父母聽得這個惡耗，焦急之至！黃英做了營長，鄉人莫不曉得呵？一旦失敗，這樣終局；豈不令鄉人恥笑嗎！於是他父親令他在蕪暫住，另圖發展，挽回體面。

黃英這次遭了蹶挫，本有些灰心；以體面的關係，不得不勉為其難，再圖最後的成功！於是又懇託X軍W師R旅旅部的參謀長牛志强——他倆也是同學——介紹充任R旅的補充團團長。他這次雖是真的，除酬謝牛某兩千元外，別未耗用罷；但鎗械軍服，須要自備；給養：在未成軍以前，亦由團長但任。唉！他家有多富足呵——十餘萬——這團人要完備成立起來，無十萬元不克！他父親雖想他成龍，豈肯拿三分之二的家資，給他去應用嗎？——他父親的心旨，至多不過兩萬元！

他身已騎在虎上，『欲罷不能！』惟有向他父親強索及就地籌借。聽說他自家共用了八萬，地方籌了兩萬，……用去了如此的巨款，槍械還沒購得五分之二；一切形式，多不齊備！……據一般人的推測，恐怕難以存在！若真……他將來怎……呵！

唉！「一失足成千古恨。」黃英已矣，我願後來的同志們，祈勿輕於嘗試呵！

——完——

照片

一間小小的室內，從那兩扇的玻璃窗外，放射進黯淡的陽光，不知是早上，還是午後？只有那滴答的聲音，還是響着。這是與外間熱鬧世界相隔絕的淚海與愁城裏。朗西不知生了什麼病，終日昏昏迷迷的假寐。一真入睡鄉，便「……我負了你了，……我負了你了，……我雖定了……我決不……」這樣的嚶語：

嘉祥是他家的老僕，勤儉忠厚，……他從校中回來，飲食起居，只有他照料。——他不啻是朗西的看獲婦！這樣他病了，他照料湯藥，寸步不離；他初聽了，以為病帶熱症燒昏了，胡亂的嚶語；遂不甚介意。

孰知愈演愈奇，不刻又帶着憤恨的聲嚶說：「……我同你怡園攝影訂約後，滿

擬……不料底萬惡的家庭，竟逆我意，強……終身的幸福，剝啄盡了；還有何生趣！……專制萬惡的家庭呀！咳！咳！……」

他聽了，心中頓時起了疑團；暗想說：「少東的病症，定有特別的原因；若不早日追究，恐一命難……」

爐上的藥好了，他將藥倒在碗裏拿了過口的糖食，走到牀前低聲喊說：「小先生，喝藥呀。」這樣喊了十數遍，一口不應。嘉祥恐藥冷了，喝了不美；用手推動；他這一推，將他推醒了；猛驚坐起，一把握住嘉祥的手腕，悲哀着說：「我負了你了，……我真對你不住！……我也正有一死而已！……」

他這一着，弄得他大吃一驚；將藥潑灑了半碗，糖食也打落了，……他見他這般樣兒，不住傷嘆說：「小先生，喝藥呵！你剛才說些什麼？握着我的手腕，……」他定心凝目看去，見是老僕嘉祥；不由羞得瘦長的臉兒通紅，糊裏糊塗答說：「我……我……沒有說什麼話，……沒有握……」他見他不認，也不窮究；請把他

藥喝了，重新安睡了。

嘉祥見他神經昏亂，醫藥無效，病症日甚一日，不得不將實情稟告主人和主婦。他父親聽了，又悲又恨，將他的手箱打開翻看，果有八寸男女合攝的照片一張——男的正是朗西，女的不知是那家的閨秀；將照片翻轉看去，見背壳上寫着：

鄭朗西

訂婚攝影紀念 一九二七；七，十日。

朱秀娟

他父親是新時代的舊人物腦經腐敗到極點！看了大怒說：「逆畜竟敢如此胡鬧，……現在自由結婚的，那個得到好結果！無論如何，決不容他自……況已給他訂了……」他也不顧他的病體如何，能否聽得這失望的恨語，儘管說罷，怒冲冲的朝內宅去了。他婦人——朗西的母親——見他進來，面帶怒容；上前問說：「爲什麼這樣的怒氣？……」

他聽了，將照片惡狠狠的向她懷中擲去說：「哼！你生的好兒子，做出這種敗

家聲的事情！……這都是你姑惜的代價……哼！哼！」

他婦人聽了，甚是差意；拾起照片看去；見男的是朗西，這女的似乎見過面的，但一時記憶不起，……遂含胡怒恨的答說：「現在世界文明，男女都能同學，不能攝影嗎？腦經未免太腐敗了！——他是我生的，也是你生的；……這有什麼敗家聲！咄！咄！」

男女攝影，本不為奇，玷辱聲家；你沒看照片背面兩個名字下，寫着『訂婚攝影紀念』六個字嗎！他的病就是為此而生。無怪醫藥無效呵！哼！哼！」他父親憤恨說：

他母親聽了這話，心中方明白了一切；和他父親商議說：「我倆只此一子，這樣怎辦？若不……他定……唉！唉！」

「怎麼辦，隨他去！……」他父親說：她見他正在氣盛，言之無益；祇得緩日再商。

他母親愛子之心，是最肯切的呵她爲了這事，終日愁眉不展，思想完全此事；

——並妻——但總想不足這女子是那家的婢錢媽很恭敬的問說：「師母！爲什麼終日對着這像片，呆呆的想索？」她聽她這樣問，嘆了一口氣，將這事一一告知了她。錢媽聽了，低頭沉思說：這女的不是和少先生在南京大學堂同學的華芬姑娘嗎？她家不是住在距這裏八十多里路的大通鎮嗎？去年暑假，不是同少先生一陣到我家來過的嗎？那時候，我看她倆就有幾分愛情了，果然自由訂了婚呵！咳！雖是這樣，是日前我妹妹由大通來，——她住在大通——聽說這位華芬姑娘，爲了一張什麼照片幾乎被父母逼死了！雖是這樣，幸未遇害，亦未自殘；後來她的同學某君寫信給她，說和她照相的情人訂了婚。不多日又寫信給她，說這男子爲了她，受盡了家庭的黑暗，病得幾乎要死了。她得了這個惡耗，痛不欲生；哭的了不得！『憂能傷人！』不到一月，一命嗚乎了！她已死了，怎麼好？這樣少先生的病，恐……咳！……咳！……』

他母親聽了這話，滿堆愁雲的面龐，頓時變成慘白；傷心的眼淚，泉水似的向外直流；喘喝吡泣說「唉！上帝太殘忍呵！不令有情人都成眷族呵！我一個純潔可

造的心肝，——兒女——竟沉溺在情海呵！……」

天晚了，屋的四隅，都黑暗了；屋裏的東西，都陰沈沈的在影兒裏陳設着陣陣的清風，由窗洞吹進，吹得牀帳飄搖，字畫鼓舞，愈顯得慘淡淒涼！

——完——

土豪

謝鴻庚眉豎目眦，氣喘喘的一勁兒跑回家來；一屁股坐在羅圈椅上，兩手按着圈欄，一氣趕不上一氣，猪嗥似的不住的，哼哼……猙獰的臉，變成淡紫色；撩牙似的齒，咬得磔磔的響。家人見他氣得這種樣兒，連忙倒茶點烟，請他息氣，急個不了；叩問他爲什麼事，和那個鬧氣？停了半響，他咬牙痛恨說：「我今天到南莊吃酒，聽說佃戶老趙的兒子玉寶，也在曾貫一的私塾裏讀書；竟和我的兒子同起學了；真是不自愛呵！那濫收學徒貪財的，曾某時常在人前揚美玉寶怎樣的用功，怎

樣的聰明，將來大有所造就的呢！說我的孩子，怎樣的愚鈍，怎樣的無用，……無知的小畜生，和我的孩子常常的鬧氣；那偏心的先生，總是說我的孩子不是，打我的孩子；真是豈有此理！——可惡已極！這樣，明年決不容留這學究在此地設帳！最可惡的是老趙，太不知高低，得寸進尺；竟：歷來的佃戶那家的子孫敢讀書！：

：小繆——差役——去到南莊將老趙喊來，：可惡，太可惡！……」

一家人能了，事屬平常，無甚罪惡！勸他息氣，緩日再辦。他見大家暗示小陳不去，氣得全身抖顫，亂罵不止。一家人見了這樣，祇得命小陳去了！不多時老趙來了；走進門恭恭敬敬向謝鴻庚鞠了一躬，滿面帶笑說：「大爺，喊我來，有何見諭？」

他見老趙進來，向他鞠躬；連忙站起身來，兩眼怒視着，口帶滑稽說：「不敢當，不敢當！好了，恭喜你要做老太爺了，不要種人家的田地了可以早天將田地退了，到別處享福罷！不然，我就要……」

老趙聽了這段話，知道不妙；頓時嚇得魂飛天外，面無人色；匍匐在地下磕頭

搗蒜似的請罪。

原來老趙是個極貧窮，極辛苦的人；自幼爲人傭工，因他狠忠厚，很勤儉，所以在人家傭工，主人沒有不歡喜他，沒有不挽留他的。這樣，他傭了多年工，積了伯多元；見孩們都大了，靠傭工是不行了；遂託人說項佃謝鴻庚卅多畝田耕種。幸風調雨順，幾年來積了若干元。『有錢最招人忌』呵！一般地痞，時常的拷他竹槓。他見家中無人識字，受人欺壓；於是合家商議，送玉寶讀書。

這天他在南莊吃酒，聽人們這樣說，氣得不得了；教小陳將老趙喊來，將他大怒大罵一翻，還要退佃。他聽了這翻話，再三哀求，毫無效果。他見這樣，祇得出來，跑回家來；不料年紀大了，氣得頭昏眼花，一跤跌在地下死過去了，！一家人急得連忙抬在牀上，灌藥呼喊；一時哭得哀聲振耳，慘不忍聞！停了一會，甦醒回來；睜開昏花的眼，瞅着一家人，悲痛說：「……唸書……吃飯……種田……想活……我是餓怕的人！……利害，世界上只有田主——土豪——利害……難活……」

一家人聽了這段含糊的話，甚不明了；正在疑團莫釋，莊頭貢三爺來了。見了

他一家人說：「……謝大爺要你家退佃的，是因為玉寶這孩子不該讀書！……以你家有了讀書人，便不盡力農事，便不恭敬田主了；家裏定可過了，不要佃田了！」

他們聽了貢三爺這麼說，方才明白了原由。老趙在牀上，聽得他說話，便勉強支持起來，命他婦人扶他出來，向貢三爺深深一揖，悲哀說：「三爺呀！想我家十多口；全靠佃種謝大爺的田過活呵！今天要……我一家人怎……懇請三爺說個人情，饒過了這次，從今後再不敢教孩子們上學了！……」

貢三爺是莊頭頗有面子，佔一部分勢力。他見老趙一家人怪可憐的，一時天良發現，遂承認了。謝鴻庚雖是個土豪，也不得不給他幾分面子；遂答允了，沒有退佃。

老趙的女兒蘭英，頗有幾分姿色；謝鴻庚的逆子春海，來他家索租，一眼瞥見了她；心起不良，託人做媒，要她做二房。——姨太太——他止此一女，愛若掌上明珠，——已經許人了。豈肯給他做姨娘嗎！無論如何，他是不允許的。謝鴻庚聽

得這個消息，大怒說：「我家一方士紳，家擁多金：誰不敬仰，誰不想高攀呵？況佃種我家的田地吃我家的飯人家嗎！好個不識抬舉的東西，太不知高低！他既然不允決計搶他娘的……哼！哼！」

他是個土豪，爪牙必多；一般拍馬屁，狐假虎威的流氓賭棍們，聽見了這個信息，不要邀的來了一百多個人；春海見這般人自來幫忙；不禁喜出望外，除整筵款待他們外，每人給大洋一元，……晚間三更時分，果然將人搶來了。豈知此女性情貞節，竟在石頭上碰死了！謝鴻庚見事情鬧大了，先發制人，連夜進城告了老趙抗租不償，栽贓圖害！他是土豪，有錢有勢，無有不准；不問曲直，將老趙押起來了；將他一家人出攆了莊屋，……

唉！青天白日之下，竟有這樣黑暗的事呵！打倒劣紳，打倒土豪的口號，已遍傳全國了；這種無惡不作的土豪謝鴻庚，竟沒人打倒他嗎！唉！唉！

——完——

月夜

夜深了；

晶瑩的月亮，已經掛在幾株如烟的垂楊稍頭了；渺茫的碧海，鑲着幾片白雲；落落的幾顆疎星，點綴在沈沈的碧空；納涼的曠場，靜悄悄的，遼遠遼遠的沒一些經微的響聲；除却場邊濃密的樹蔭影外，一切都是白亮亮的。皎潔的銀輝，灑遍了茫茫大地；清涼的夜風，微微的吹來；這時宇宙的一切，都靜默默的躺在清幽的月夜之下，尋她們甜蜜的好夢。

夜氣深了；場上納涼的人都回家安睡了。這時正有瘦岑，頌周我三人捨不得這明媚的月夜，玩月納涼。

瘦岑最喜在清澈娛媚的月下，作蒼涼的聲音，讀詩吟詞這時又高誦李後主的虞美人及蘇子瞻的赤壁賦；誦到「故國不堪回首明月中，及望美人今天各一方。」聲調更加淒冷和悲哀！這聲浪浸進各人的心靈深處，不禁引起各人深刻的回憶。

頌周聽了，長吁一聲說「去年現在的我，何等的幸福和美滿呵——去年此時，

我正當新婚；我和她每於月光燦爛的夜裏，在蕩蘿籐織成的涼棚下，啜茗喁語；談到最甜蜜的時候，擁抱而接吻，不知人間復有樂事！唉！『好花見妬，美事不長！』曾幾何時，我親愛的她，別我而長逝了睹景生情，回首往事，能不悲痛嗎！我記得她於月下，曾作詩云：

光華的明月，有幾時團圓？恩愛的伴侶，有幾時美滿？皎潔的月光，對着我倆特別的照耀；

是羨慕我倆情好，特意助興；

是嫉妬我倆，和我倆爭風；——故意表示驕傲的樣兒？

月奶奶；你老尙有缺暗之時；

我倆永沒斷弦之嗟；幸福！美滿！

我今夜想起她的詩，仔細玩味，愈令我悲哀呵！

「月兒升了，微風起了；夜靜更深，闐無人聲；除却池塘中的水蛙，呱呱的唱

着那和靄的歌曲，遠方寺院裏，送出鐺鐺的鐘聲外，別無聲息。

日在愁城中尋生活的我，躺在牀上，胡思亂想，翻來復去，不能入寐；真是「萬感交縈，愁懷莫釋；」一絲絲的幽怨、點點的湧上的心泉；正思入悲境，忽隔院一陣簫聲，隨風吹來，如泣如慕，如哀如怨，愈令我悲傷！這時除無情的明月，由窗戶射進來；照得滿室皆亮，慰我寂寞；別無伴侶！

我想既已不能入眠，不若開門出去，招吹簫的鄰友談談；開門出去，見皓魄當空，光明若晝；隱隱的見前面草場上坐了一人，手中拿一短棒似的，在那裏玩弄；我走近凝目觀看，見是鄰友蝶魂，手中拿一洞簫，……我低聲問說：「夜深了，怎麼還沒睡，一人在這裏盤桓？不怕……嗎！」

「我於月夜，徹不能入眠——我前次的婚姻，是家庭代辦的！她不識字，又不雅觀；這樣我家庭的幸福，豈不剝啄盡了嗎！遂決和她離異，另覓伴侶；不料『知己難逢，』物色了兩年，未獲如願！失戀寂寞的我，在這明月的夜裏，感受何等的痛苦呵！焉是這樣，決不濫交，玷污了聖神的愛情！……」蝶魂悲哀說：

「同病相憐，同調相和。」我聽了他倆的傷心淚史，嘆了一口氣說：「二位既將秘密的哀史，向我縷訴；我能不將最初的戀愛，向二位陳訴！——十年前忘記了是那年的夏天月夜裏，和母親在母舅家的花園裏，和舅母，表姐妹，表兄弟們納涼；那時童心未除的我，見得月高懸，燦爛光明；弱小的我，非常的愉快！張着尖細的小喉，唱道：「金箍鞭棒，燒熱坑；爺爺打鼓，奶奶唱；一唱唱到大天亮。」——廣德的兒歌。她們聽我歌唱，也應聲同樣的唱起來了；一時歌喉婉轉，『乳燕出巢』似的，煞是好聽！我母親和我舅母聽了，甚是開心；我母親指着我們笑嘻嘻說：「這班天真燦爛的兒童，真是令人愛煞！倘她們成了眷族；豈不……」

我舅母聽了喜說：「孩們中我最痛愛的是小寶。——我的小名——意欲將小女桂英許配他，你意下如何？」

女伴裏最聰明，最秀麗，與我年齡——十三歲——最相當的，要算桂英；我母親最喜歡她，最愛她；早想將她配……以我們年紀尚幼，可急可緩，……遂未即……

……今天我母親聽見這樣講，甚是歡喜；遂即允許說：「正合我意。如真不嫌棄，那麼緩日就……」

唉！不料「好事多磨，」我母親不久病故了！大好姻緣，無形打消！聽說她于歸王姓的時候，甚是不願意；仍欲到……奈我已墮落，無力……難以挽回，……說到這裏，一陣心酸，長嘯幾聲，幾乎哭出聲來；立刻振破了曠場的寂靜，和夜的消沉；那酣眠高枝的鷓鴣，也嚇得飛起來了。多情的月姊，游興似乎也闌珊了，漸漸的躲在雲幕深處；大地上的一切，都由模糊而變成昏黯；周遭的宇宙，頓時出一種陰慘恐傷之象！……我和他倆，遂回家安睡了。

可憐的養媳

一所狼敗不堪的草屋門首，坐着一個蓬頭垢面，衣服襤褸，懷中抱着個白伴女孩，年約卅多歲的婦人。由她的蹙眉凹眼，瘦黑的額頭，條條的縐紋上，看出她是個貧苦操心的婦人！但是她的女孩，倒皮膚滑膩，臂腕肥嫩，兩頰豐紅，眼睛澄清

，……天真爛漫，怪可愛的！

觀音堂裏的李善人，這天拄着拐杖，提着香紙籃，經她門前過；她看見很客氣的說：「李大娘，到那里去？坐下歇歇——休息——罷？」

「到堂裏去。好罷，歇歇罷！」李善人說：說罷挨着她坐下。她見她懷裏抱着一個小孩，又問說：「是男的，是女的？幾歲了？名叫什麼？生得怪好玩的！」

她聽了，雙眉緊鎖，嘆口氣說：「是個女孩。三歲了。名叫鳳姣。整天裏被這賠錢貨纏着，什麼事都不能去做！我想將這沒生息的東西，給人家養去；但今年的米糧特別貴，誰來抱她呀！……請你老人家說個人家，……做養媳罷！……」

李善人唸一聲「阿彌陀佛，」很得意似的說：「我今天到鎮上請——買——香紙回來，可巧遇到小鄭家裏，至意請我到她家坐坐；談起家裏的孩們來，她說她止一子，名叫小狗，已四歲了；她乳水尙足，想抱個三四歲的養媳，……以將來長大了，定可比大娶的孝順些！所以再三懇託我幫她說個好養媳。我今天聽見你這樣說，不嫌棄，就給她家如何？」

「小狗這孩子我也見過，還不醜；但她的德性如何，近況如何，不甚清楚。」
她沉思半響說：

「小鄭家裏狠賢慧的，德性很好，家境還可過。——有瓦房一所，良田五十多畝，……這是孩們終身大事，請你仔細慎察一下；再……免得將來……」李善人很肯切說：

她聽了很歡喜說：「你老人家這樣說，想必不會差的？那麼，就請你老人家做媒，早天抱過去罷？說罷低下頭來，帶着悲喜交加的樣兒，吻着鳳姣芙蓉色的臉兒說：「你的八字好，福星來了！」

於是擇了個「月合天喜」的吉期，抱過去了。唉！這不是鳳姣福星到了，末日到了！——墜入了萬丈不可復起的地獄！小鄭家裏用欺哄的手腕，將鳳姣騙到了手，那把人家的當作人；整日裏抱着小狗「心肝……寶貝……乖乖……」出去玩，那有鳳姣的影子在她腦裏！——毫不問鳳姣的事。一點不如意，便罰她餓她，沒頭

沒腦的捶楚；小孩是樹的嫩芽，花的苞蕾，怎能經得她這樣的摧殘！不上一年，活活的將個白胖活潑的女孩，糟蹋得皮包着骨頭，脫去了人形！鄰舍看她這樣慘無人道，主持公理；她便說：『楊柳屈自小屈，麻雀班自小班；這時不教，何時教！……我家的事，你們少管！……』這樣，鄰人多付之一嘆罷了。語云：『養媳不如婢，最毒婦人心！』真是不錯呵！

「命苦的人，最經得折磨」呵！鳳姣竟能度日如年，挨過了百般的難境，到了十八歲了。小鄭家裏，見小狗她倆大了，起了抱孫的念頭；就請課士占了吉日爲她倆圓房。——完婚——她幼時受盡百般非人的待遇，那有容貌之可言！胖猪似的小狗，總是嫌她醜陋，不肯同牀；硬要賣她，另覓……『兒子是親生的，』小鄭夫婦倆，當然依從小狗的心意。這樣，便將鳳姣賣去了。

過了一年多，玉皇宮大賽會，非常熱鬧！鄰近幾十里信士善女們，莫不到那裏

進香還願，參與盛會。李善人和小鄭家裏也去了。會場人山人海，幾無空地；正在擁擠，忽八九個兵士，保護着一個俊秀少年，和一個美麗的女子來進香；李善人她倆一眼看見了她倆，很驚異，不約而同的說：「這女子，好像在那裏見過的呵？」她倆大脚老放出了半天神，腦子裏翻遍，總找不出這對人的影子；這女子猛抬頭見了她倆，帶笑說：「李善人，忘記了嗎？我不是鳳姣嗎！……」

——完——

舟中

絲絲的細雨，敲着窗子；密密的黑雲，罩着天空；澎湃的波濤，震動着船身，搖籃似的，坐臥不定！夜來海風起了，奔騰的波洶，打在被用了不知多少年代的石頭所破成的海岸上，發出一種又悲哀，又激奮的聲響；海天遼闊，四顧蒼茫，我們已經在海裏過了一夜了。這次同行的，同志江君渭濱，仇君大同，汪君亞俠和我四人；我們這次是奉了政務委員會的任命，到K省去工作的。雖孤孤單一隻海船，在

瀰漫的大海中飄行，足令人感受無限的淒冷；但有幾個知己的同志同伴着，談笑嘲謔，頗不寂寞。渭濱指着迢迢深碧的海水說：「人生和水一樣的流動，歲月和水一樣的飛逝；水流過去了，不能再回來；歲月跑過去了，也不能再回來！我們同志，不要和海水一樣，空空的等閒了黃金似的韶光，不無重大的工作，不磨的功績之可賞！」

「名利的代價是什麼？我曉得了，愁恨勞苦罷！這是人生的生命波動；世界上若沒這個波動，宇宙間便陳一種不可思議的枯寂；這樣工作所得的代價，只是愁恨勞苦！我唉！心徬徨得很呵！我是爲民衆工作，還是優遊人間呢？」大同聽了感嘆說：

我聽了他倆的話，弱小的心，如受了電氣般似的，滿腹的幽怨；都湧上心頭。正想乘此也將種種的愁衷，向同志諸君子一述；忽船後官艙裏，一片聲響，護船的軍士飛奔的過去了；頓時秩序大亂，真象莫明；這時我們爲照看自己的行李……不克分身去看；只聽得……他確是L黨，……看管了，交軍法處！……搜有反革命的印刷品可據！……我萬丈的話珠，被這一陣聲浪打斷了；片片的怨憤，都隨着這

聲浪的振蕩，化於鳥有之鄉了。

亞俠的膽氣素來怯餒，旅行的次數也不多；猝然遇見這樣的情景，是是畏懼！——不知所錯。潔白的心，萌生了無限的感想！不刻的工夫，秩序沈靜了；他怕怯的心，也安靜了不少。他定神靜氣說：「這些不幸的事，我總遇到了！——我無論到那裏，總是覺得周圍的空氣，有點不佳；那四周的庄迫，一天沉重一天幾如死刑宣告臨迫在眼簾了一樣，危險到萬分！每每的我叩問我自己，你心願在這樣的環境裏這樣的生活嗎？我的靈魂便大聲叫說：「還！」但我的肉靈，因利害的衝突，有點反對；如果讓靈魂的主張占了勝利，肉體的愉快將要犧牲到不可限量；寧可靈魂屈伏一點，根本上保得肉體的安全。我們青年的時期，是很重要的！因為這時期，是我們的一生的難關，肉靈生死的時期；救得靈魂，便顧不得肉體；救得肉體，便顧不得靈魂；但我決定尊重靈魂的生活，捨棄肉體的榮華，娛樂一切！所以為國家，社會，……工作，總是抱着一種犧牲的精神做去。萬一遭了不幸，肉體雖死，靈魂不死，精神仍不死！……所以我：」

我們聽了他這段精奧的宏論，非常的欽佩與嘆惜！同船的人們聽了，若悟了『佛中三昧』似的，眉舞氣揚，表示景仰的樣兒；嘈雜的聲響，頓時肅靜。

旅客史君，這時也想將胸中的牢騷，對大眾洩發一下；但船距B埠不遠，沒有時間了，未獲如願。『同病相憐』的我，未得一聆妙言，非常悵惘！

風浪息了，船平穩了不少；雨亦漸漸的住了，露出流丹般的采霞，罩着灶烟般的軟霧；前面孤島隱約，彷彿一隻水鳥，伏在那裏；深碧的海水，湧起浪花，好像蒲荷叢中窺人的睡蓮；我站在艙外船欄裏眺望，見海潮浩浩蕩蕩，翻騰奔掀；心裏充滿了驚懼，茫然無主的情緒！唉！人生的真象，大約就是這樣呵！

——完——

徬徨

冷淒的早晨，沒有鳥叫，沒有風聲，；在這渺渺的室中，彷彿捉到了幽靜的意味。酥軟的兩手，縮進被窩裏，拊在腿上，朦朧的眯着兩眼，去尋靜的甜蜜。不久

又輕微的睜開眼來，扭了一扭身子，將眼光移到窗前掛的 Tennyson 畫像上；這暈無暈的詩人，披散着黑髮，眯逢着碧眼，笑顏可掬的在那裏沉思；好像覓得了妙的詩境。

偉大的詩人，是天生的，是學來的呢？真正的詩人，是生成的。他生下來就賦了這自的然天才！不過是佳好植物的種子，爲着使這種子茂繁的發達，爲着開出鮮明的芬芳的花，也必須要有許多的培養；第一他過的生活，是有趣味的，特別的內在的生活。第二無論什麼東西，都要顯出自我來，都做成自我。——就是宇宙命運和上帝做成自我。所謂生命偉大的詩人，如普希閔 Pushkin，瞿德柴夫 Fu-tcherf，歌德 Goethe，涅夫拉騷夫 Nekrasoff，惠特曼 W. Whitman，……那個不是天生的，自然的？我國的詩人，就作品數起作老名姓來，不知有多少；但這些作者藝術的一切，是天生的，是做來的呢？徬徨，徬徨得狠呵！

清晨寂寞，心房是鎮靜；思線一縷一縷的，不段的朝心頭直湧；我的身體非常瘦弱，時常生病，不斷的吃藥；覺得人生沒有樂趣，事事不如意，事事都抱悲觀！

——萬惡的社會，使我悲觀；腐敗的政府，使我悲觀；……那不良的家庭，更使我悲觀；宇宙的一切，盡使我悲觀呵！唉！那有人生樂趣呢？我現在對於人生，委實看得冷淡的很；對於死的意義，也看得極其明瞭；而且有點慕戀着了！有許多心廣體胖的人，一旦災疾相尋，便辭去了人間一切的苦痛，擺脫了人間一切的悲哀，多麼爽快！從沒有像我這樣多病而且悲哀的人，日子反有這麼長，難得死的呵！有人說：生活要依着上帝的旨意。那麼，我這種生活，是依了誰的旨意呢？唉！徬徨，徬徨得狠呵！

我彷徨徘徊，又深想到不幸的哀史。——我自我母親仙逝以後，我的命運，便走進了悲哀的境地，長住在怨痛境地的人；那能夠不成爲消極的人生呢！從那時以來，到現在十餘年間，我心裏常有個謎：時常想着，以爲沒有人類以前，悲哀已經充滿了世界！我覺得人生在世界上，是尋找悲哀的！無論做什麼，總不過是尋找悲哀罷了！作事經驗愈多的人，所得的悲哀亦愈多。我們青年，在這黑暗的人世，努力奮鬥的代價是什麼？悲哀呵！唉！我們精神上愉快，反不如一個無知無識的農夫

！徬徨，何等徬徨呵！

我想到這裏，一顆熱烈的心，跑馬也似的，在心房追尋那更悲哀，更痛苦的歷史；我是被悲哀征服的弱者，豈堪再……嗎？我正在危急當兒，我的她走到牀前，揭帳帷，坐在牀沿；將柔膩微冷的手，猛伸入被窩裏，帶笑推摩着我說：喂，喂，不早了！怎麼還不起來呀，那教你夜間……起來，……起來……」

她這一呼弄，無異霹靂一聲，將我由徬徨之路趕回；想起莊周逍遙遊「……徬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覺得徬徨，更加徬徨呵！

柳蔭下

天氣清朗，楊柳樹上的青蟬，正抽着極長的聲音，在那裏唱着平和的調子；好似表示人間的戀愛已告成功了。

我的書室，是一所年久將要坍塌，的低狹的龔場改就的。無論什麼房屋，經了

長久的歲月，遭了風雨的蝕剝；若不時常修理，便漏雨漏光；……尤其是炎夏的時候，驕陽當空，酷熱的光線，由瓦縫射下，熱氣僕僕，恍若蒸籠！且地下是老年石板砌成的；天將欲雨，他便出汗似的潤起來了！身體孱弱的我，每逢這樣的天氣，便到門外場邊的柳蔭下躲避。

這天天氣特別的酷熱，壁上掛的華氏寒暑表，到了九十六度！下午平射的斜陽，火燄似的光芒，正對着我的書室放射；我難安於室，便搬了張竹牀，到場邊柳蔭下納涼。這時隔壁的老農夫老唐，已蹲在樹根下，靠着樹身，在那裏打盹了；他見來了，微微的掀一掀眼簾，動一動嘴唇，仍然尋他的甜蜜的夢。我見他這樣，不禁起了憐惜與妬嫉心，大聲喊說：「喂；喂，醒醒，不要睡着歪倒了！……」

他聽我這樣喊叫攪擾他，百不耐煩的，囁嚅說：「……哼！……哼！……真是……打擾……可惡……」說罷仍然昏昏的睡去。

他畢竟被我吵醒了，跼起身來，一屁股坐在竹牀上；無精睬，氣喘喘的說：「

這麼大了，馬上做大人了；——完婚還學得這樣頑皮……擾人清夢！……」

「我是個獨身主義者——不要婦人；所以到現在還沒完親。」我帶笑說：

「哼！你不要老婆，恨不得將她立刻娶家才好！——你的老婆，不是灣沚羅興

成的女兒嗎？怎說還沒定親？……你真是好福氣呵！她生得真美貌，真穩重呵！……

：像你這樣玩皮嗎？你若不學好，她將來不和你……」他狠嚴厲似的說：

我聽了，無言以對；惟有向他不住吃吃的笑。微風吹來，爽人心脾；樹梢頭的

青蟬，更盡力喧唱和平，戀愛之歌，表示人間幸福的愉快。

他見我對他不住的笑，怔着臉，嘆了口氣說：「咳！我已成被時間，被幸福擯

棄的人呵！你們青年，正是『天之驕子，』幸福的主人翁！居起：一切，都有父母

來照應，毫不用自己去操心，去動的；不曉得鬱悶，苦痛，悲哀，厭世……是什麼

！……」

「哼！父母對兒子的恩惠，完全是假的！是一種做作的恩惠；一種買賣；完全為自私自利計。——為自己一生的幸福；為自己裝點門面；把兒子當作一件可居奇

原书缺53-54页

下，不是攀住了道傍的蔓藤，幾乎墜下去了；駭得我的心，不住在心房裏跳動；周身遍出了冷汗；弱小的靈魂，重由太空中尋回，我的靈魂，感受何等的傷創呵！……大山上驚人的聲色，是自然的表現，天然的圖畫，非城市和小鄉村中，所可找得到的！在不貫山居的我，不但得不到什麼愉快，反使靈魂，感受限無的傷創！若非上面有清芬紅白的野花，奇雀異鳥啁啾的歌聲，松鼠怪虫的飛舞，……差足爽心悅耳，略慰我的靈魂；真是不知使我的靈魂，感受何等的傷創呵！

我攀藤匍匐，好容易找到塊稍平的山地，生在一塊石墩上憩息；不幸看見一班年幼的牧童，爬到森林的樹上，採取一種野菜；一個較幼的牧童，爬在樹稍頭，擇向陽成熟的紅色的菓子，自採自食，不拋給低下其他的牧童食。樹下的牧童，見他這樣頑皮，口裏罵着，羣集用力搖動樹幹，向樹上投擲卵石，恐駭他；那知他毫不恐懼，反很得意的笑個不止，故將鮮紅的菓子，放在唇邊吮着，表示甜蜜勝利的樣兒；樹下的牧童，氣急了，……正在羣力進攻；勿那較幼的牧童由樹梢墜下，幸虧她的手快，挽住了下枝，未曾跌下來。我見他這樣，爲他握了把冷汗；慈愛的靈魂

，頓時感受莫大的傷創呵！

後來經我再三調解，這班牧童，方才饒過了他，任他下來了；一班牧童圍着他，強索他的野菜；他正在危急，忽由測拍拍……拍拍……轟……轟……結連響了幾聲；一個樵夫荷着鉤刀，跑過來氣喘喘說：「你們沒聽見鎗響嗎？——幾個獵夫，追着兩個狼來了！趕快走！……來了……來了……」

這班牧童聽了，一哄而散，各自逃避去了。未經過這種事體的我，駭呆了似的，不知所錯！他見我這樣，怪可憐的，引了我由徑路下山。我雖沒看見獵夫與豺狼，但我聽了樵夫的話，我的靈魂，已受了莫大的傷創呵！

唉！樁樁恐怖痛苦的遭遇，一一的過去了；但我靈魂的傷痕，仍深深的印着呵！

——完——

希望

聯陞的父親，是個農夫；他家早年甚是窮困，他父親非常勤苦；因此年年都有積貯，漸漸的起家；到現在富竟壓一鄉了！

他父親是時局不靖，人心叵測；富有最招人嫉妬，家中若沒讀書人，不免受人欺壓！於是通家商議，送第四的兒子大成讀書；那知『朽木不可雕』他在私塾裏讀書，一味遊戲，毫不攻讀！這樣唸了幾年，一無所得。——一封普通的信，都不能寫！他父親以他在私塾唸了若干年，頗得先生稱讚，中文想必很好了？乃改送到飯店式的W中學肄業，光陰迅速，不覺卒業了；僅僅混得一紙文憑，一點學文沒有得到！他畢業之後，起了做官的觀念，不再升學；他父親是被士官欺怕的人，曉得官角威權與好處；聽得『做官』二字，喜得『不亦樂乎，』十分的贊成。

他見這樣，遂振理行裝，擇吉就道；臨出門的時候，他父親再三叮嚀說：「作事務須虛心謹慎，萬不可浮躁！時常來信報告一切，免得垂念——缺少款項，寫信回家，設法籌寄。……」

大成是個無學識，不懂得時事的青年；那知政治舞台的黑幕，畢竟墜入旋渦，

被幾個窮而無聊的小政客捉攏着了，詐取他的金錢。童心未除的大成，不知政客的心腸與手腕；爲他謀的頭銜與職務，全是假的；他毫不攷慮，歡天喜地的寫快回家索款。他父親既是個農夫，曉得什麼！當真的歡喜不了，如數匯去。一年之間，這樣的事體，做了好幾回！

他家的金錢，雖是由家人勞苦得來的；但他父親，兄弟……希望他做官的切，毫不心痛。他來信總是說得了什麼頭銜，職務，何等的威武！但他父親們沒有看見，總不免將信將疑，不甚安心；這樣合家商議，喊他回里一行，以出風頭而瞻虛實。唉！他在外面受盡人家的欺騙，一無所得，有何面目回家；祇得故事推委，另圖活動，收效桑榆。

家人見他屢次這樣含糊的推託，各人心中，都不免結了疑團。我記得最後他父親回信上說：「若事務繁重，不先回里一走；余稍緩攜仁兒同往一遊。……」

夕陽將下，一家人團聚在屋裏，將要晚膳；忽一隻烏鴉，在屋角頂上啞啞的叫

了幾聲。鄰兒庚森氣喘喘的跑進來，笑嘻嘻：「說你大成回來了。——帶了四個兵！」

一家人聽了，慌忙出來歡迎；一眼瞥見他形容枯槁，衣帽不周，各個心中都起了疑雲。這四個兵士走到門前，相語說：「跟牢了，不要放跑了！……不好辦！……」

原來他在X地方，辦烟酒稅；因比較太多，自己是外行，任用非人，虧空了不少！上峯見他是個肉頭財主，很有點油水，特派四個稽查兵，押着他回家來繳欠款的。

他一家人聽得這種話音，蒼薇色的面龐，頓時變成慘白色了；立在門口，動也不動。淡黑色的柳條，被風吹得飄來飄去，好不自在！太陽也不高興似的，懶洋洋的往地下去了。

——完——

雨後

一陣大雨過去了，滿地的水，潺潺的順着水溝，向村草邊塘裏流。村周圍密森的松柳樹，浴過般的清新！亮晶晶珍珠似的水滴，在枝葉上滯挂着；一陣風吹來，滴滴答答的向地下洒落。草塘裏的青蛙，閣閣叫個不住；有的浮在水面，四肢伸展着，隨波盪漾，煞是自在！稻場上沖洗得掃了似的，淨潔異常！清風微微的吹來，爽人心脾。

查村的人們，都搬了椅橙涼牀，到廣大清潔的稻場上納涼。——吸新鮮的空氣。——「天才開眼了呵！我們這裏，到今天才下這場雨呵！這雨要是再遲半月才落，恐怕難收了呵！那麼，我們也活不成了！唉！唉！」素來愁眉不展，逢人嘆苦的老農夫于大，帶着喜容說：

「是呵。要遲半月不下雨，恐怕真沒得了收呵！——雨雖下在當口，可惜小了一點呵！」查村的首戶，查瑞芝說：

「老天爺不下雨，餓死了別人，總餓不死查大爺！」一個老人坐在場角石鼓輪上，帶着譏諷感嘆的口氣說：

他聽了嘆恨說：「老天爺不下雨，窮困的人家，固難活；那有錢的也難過！——到了生命與物質戰鬥的時候，講不到國法公理了！這時富有的也吃不安穩了，怎說餓不死我呀？」

「查大爺這話說得有理。」一個年輕的農人說：這老人聽查瑞芝的話，說得有點理由；兼之幫他說話的人多；不和他強辯，復帶着愉快的聲說：「有這次大雨，年成有望；我死後用的棺材，今秋有着落了？不然……」他說罷，順手將腰間扣的旱烟袋御下，打着火石，吸着烟，津津的品着烟的汁味。我見他這樣的烟癮，很稀奇的問說：「你吸烟有癮嗎？你有咳嗽的毛病，還吸烟嗎？不吸不行嗎？」

「我的咳症，就是因吸烟而生的；我的烟癮大得很，不吸不行！——飯不吃都可以，烟不吸是不得過的！烟是種毒物，你們青年，萬不可吸呀！我不幸……」他很傷感說：

「天落這場雨，不但我們好了；就是這位華家少先生都歡喜不了。——他兩年前就有成親的消息，總以年成不好，金錢艱難，不克如願；今年有這樣年成，秋政

後定可以小登科了；——完婚——他洞房花燭，我定要大鬧他一下；……」他復指着我向衆人嘻笑說：

「天不下這場雨，你們大家尚可過；獨我止有一死而已！——誰人不知道倪大
人的利害！他是不問年成怎樣的，無論旱澇虫傷，他是要佃戶非償租不克的！我去
年不是陪了租嗎！今年若再荒年，真是要我們佃戶的加倍償的靈魂和赤血；我們的
末日到了！……唉！……幸天不絕人之路，還有這場救命的甘霖呵！……」土豪倪
克的佃戶老沈悲喜交加說：

我聽了他們的話，心中感莫大的激動！——這場及的時雨，真是萬家的生佛呵
！不知活了多少人，成了多少事呵！否則富貧之間，不免流血；那人生的大事……
怎樣的去做呵！

落日放射着淒淡的餘光；一抹紅霞掛在綠林梢頭；空中的白雲，鑲着金色的花
邊；大地上的一切，在霞光暉映中，好似披蒙着淡紅的面紗；楊柳樹上的子規和青

蟬，相應和着聒耳的啼鳴；好像告訴人們「貧富之不平，萬事之建設，自有青天主持之呵！」

——完——

秋夜的琴聲

月光蕩蕩的映在鬻場改就的書齋，獨照着我隻身的形影；碧空的秋夜的靜氣，如同禁住人間的呼吸一樣；微風過處，吹得沿牆外稻場邊的柳葉，散在地上瑟瑟的響。這時正是青白色的月亮，尙沒十分圓的秋夜；已是斜轉了天河，在月月中看去，其中好像有些銀濤起落般的搖動；星光不很明朗；然而獨有近在天河畔上的參差的星光，還隱約看得清楚些。

夜深了，四圍的聲息，過於安靜了；除慘淡的月色，村犬的吠聲，索索的樹葉聲外，別無聲響！

死氣沉沉，淒冷的秋夜裏，多愁多病的我，躺在一張破敝不堪的牀鋪上，總是

不能入眠。無情的明月，好似在上面竊聽我心靈的私語，又似嘲笑我這灰色的世界中，尋乾枯無味紛凌擾亂的生活；……張着千古流着銀光的眼睛，冷眼相視！我處在這幅情景中，不禁萬感交縈，愁懷莫釋；心中暗想說：「無人道而且冷酷的勢力，在黑暗家庭裏，膨脹得非常厲害；不獨將子女婚姻一切，拋在腦後；反把子女當作路人，……視土娼式的婢女爲其第二生命！……」

我正想入悲恨的境地，忽一陣如泣怨的琴聲，遠遠的隨風送來；我聽了，心中頓時起了莫大的波紋；我想這鎮市邊的鄉村中，只譚天家裏有風琴；他是個幸福人素不作消極之聲，素在不夜間擾人清夢的？今夜他怎……被這秋夜的聲色，弄不能入眠了；一時好奇心切，開門出去，緩步到譚天的樓下，聳耳聽去「 $\overset{\text{C}}{3} \overset{\text{C}}{2} \overset{\text{C}}{1}, \overset{\text{C}}{6} \overset{\text{C}}{5} \overset{\text{C}}{4} \overset{\text{C}}{3} \overset{\text{C}}{2} \overset{\text{C}}{1} \parallel$ 」……葡萄酒夜光杯，欲琵琶馬上催……」撫唱得是調
C 涼州詞，非常淒慘！這撫唱的聲音，不是譚天，好像是個女子？我正在沉思，忽從樓後樹林中，來了一人；走到背後，輕輕的拍着我的肩說：「半夜了，怎麼還沒睡？來在這裏做甚麼？」

我猛轉過身來看去，見是譚天；答說：「在這秋夜裏，徹不能入眠！今夜又聽得幽怨的琴歌聲，簡直使我不能睡了！如其這樣？不若出來，聽個明白，……你怎麼也沒睡，在這裏間踱呀？是那個在樓上撫琴呀？……」

「我家前天來了一位年輕的女親，是她在樓上撫唱。我被她擾得也不能睡了，出來玩月！」他說：

「她既是年輕的女子——幸福之神！怎麼在秋月半夜裏，唱起悲哀之歌？」我問說：

「……既是知己承蒙見問，能不一告；她是我的表姑娘，在上海A美術專門學校肄業；她的學問品貌都很好！她是個知識階級的明星，對於婚姻，是決對主張自由的！那知我這姑祖丈，——她父親——是個十七世紀的人物，頭腦非常冬烘！對她的終身事，毫不容她參加絲毫意見！……我姑祖母逝世了之後，她父親竟將她字了她繼母的娘家姪兒陶樂天；他雖在北京K學校肄業，但品學一無可取；同學的送他渾號『賴頭龜！』其人可想而知了！以她這樣的女子，豈肯和他作終身的伴侶，犧

牲了無限的幸福嗎？堅辭不獲，惟有『桃——逃——之天天。』她來到我家逃避；……不幸人在這多愁多怨的秋夜裏，見將要圓滿的明月，冷眼窺人，能不引動她莫大的悲哀嗎？所以她甘冒不韙，在這半夜裏撫琴歌唱；略洩幽怨，而慰靈魂！……」

我生平最痛恨的家庭的專制！——我也是被不良家庭征服而吞沒的一個，聽了他這段哀史，不禁爲之一洒同情之淚；恨不能打破大家庭制度，爲一班做子女的，開一條自由之路！熱烈的心，感受何等的激盪呵！

潔白的霜華，包住了一個明月；冷清的四周，獨我二人站在這裏；怨恨的琴歌，仍在斷續的撫唱我便覺得這個廣大的世界，似乎過於窄狹了；我真感到這種幻網的生活，只是如此！我聽得牆下落葉淒淒的微語，更加悲淒呵！

——完——

他陣亡了

清晨的自然，真活潑呵！小鳥在溪邊，不時揚牠的小翼，極力表示牠的舒適。

老柳斜斜的俯到對面山岩，稀稀的柳影，遮幽了水波。陽光的羨慕，又在閃爍的水波上發現了笑。自然抱中的我，領受清晨的甜蜜，何等的爽快呵！

我在這清晨，捧了一本美國出版的 *First Course in Chemistry* 到山下塘邊展讀；我唸了一節，忽對面山側凹裏，送出一陣哭聲。我距山凹有半里之遙，在平時本聽不清楚因早晨非常的冷清，無甚特殊的聲響，聽得尙清晰；好似一個中年的婦人，很怨痛的「……我的人呀！……我的人呀！……」悲喊着。我很安靜的心，被她這一陣哭聲打碎了；合了書本，走到山凹，看個明白；不是別人，乃是奚團副家僱的女傭夏嫂妮。我看她哭得怪傷心的，上前問說：「夏嫂妮，你家早晨不是忙很嗎！爲何到這裏痛哭呀？不怕主人責罰你嗎！還不去……哭些什麼？……」

我這樣勸說他幾次，她一言不答；我越勸他他越哭得起勁；「我的人呀！你在家苦工多麼好呀？要信那招兵的鬼種，狠心的董保的胡言，說當兵有多大的發達，多少的好處；一心一意要去當兵；今天死在沙場上，何人收殮你呀！丟下苦命的我，何人照養呀！……」大聲悲號，這樣不住的哭訴着。

我聽他這一翻的哭訴，方才明白她丈夫當兵陣亡了。「這次戰爭，R軍陣亡的很多；你曉得他在內嗎？不要聽人家胡說，誤了自己……」我勸慰她說

「他的確陣亡了！——同他一陣去吃糧——當兵——的屠得勝逃回來說的，諒不虛傳呵？這樣，我靠何人呀！他……他……他死在……好……好苦呀！……我……」她哭訴着說：

「……屠某在退却的時候，就先脫逃下來了；火綫上的真像，他不甚明瞭；獨曉得他陣亡了嗎？——他看了見他嗎？這是欺人之說，不要信他欺弄；不久便有平安的信息給你，等着罷，哭什麼！我又勸她說：

她聽我說得有理，思量屠某有點輕薄，未必真實，遂不哭了。雖不哭，但傷心的眼淚仍不住的洒落。

「他去當兵，是何介紹的？通過了你嗎？」我問說：

她悲肯的答說：「是董保派他招兵委員哄他去的，通過了我的。——我的主人是個副團長，他是當兵出身；他的太太總是說男子要當兵才有發達，有好處，……」

我看他夫婦倆威武，闊派，甚是羨慕；總想我夫婦倆也和他倆樣；不料……唉！……

：唉！……」她說到這裏，主婦起來了，喊她回去；她方才拭了眼淚，回去了。

她去了，我也回室洗盥了。

我到今天回想起當時的情景，腦海中『他陣亡了！』的影子，還深深的印着呵！

——完——

苦家庭之一幕

「願我生的那日，和成胎的那夜都滅沒！願那日變為黑暗！願靈不從上面尋找他！願亮光不照於其上！願那夜被幽暗奪取！不在年中的日子同樂，也不入月中的數目；因沒有把懷我胎的門關閉，也沒有將患難對我隱藏。……我為何不出母胎而死；為何不出母腹而氣絕？」約伯記二章。

鵝毛似的雪片，愈落愈緊；冷清的後街，除了幾處公共的路用電燈，正在伊的

光輝外；僅一二輛洋車，衝着沈默的空氣進行；他過去之後，雖把潔白的地上留些車輪足跡，但瞬息間就又平復了。

街的盡頭，靠着坍塌的仙姑廟邊，有幾間破矮不堪的房子；裏面鬼火似的燈光，由洞罅中透出，照在灰黑的大路上，現出一種淒慘恐怖的氣象！屋裏燈光下，坐着一個蓬頭垢面，衣服襤褸，懷裏抱着一個小孩，年約卅多歲的婦人；狼敗不堪，僅鋪着一破棉被的板牀上，躺着兩個五六歲的小孩，拖聲帶氣的啼哭；這婦人見孩們這樣的哭鬧，縐眉淒容，無氣力的說：「乖乖，你肚子餓了麼！我也餓了！你父親午後出門拉車子去了，等候他回來就有得吃了；不要哭了！唉！今天這樣大的雪，到現在還沒住點；不知道掙着錢沒有！……老天爺這樣，真是要窮人的命了！」

孩們聽了，更哭得起勁了。苦命可憐的她，禁不住也落下傷心之淚。她正在傷心暗泣，車行老板從外面氣匆匆的一脚踢開了門，板着猙惡的面孔，厲聲怒道：「張二回來沒？昨天的車租，爲何不付清；騙我嗎！可惡之至！」

苦命可憐的她，好似大禍臨頭，已駭得瘦黑的臉兒，變成灰白；急忙收住眼淚

，站起身來，慢聲答說：「他還沒回來；我一家還沒吃飯呢！孩們餓得亂哭！——昨天拉沒到多錢，所以：今天一齊付清罷？」

車行老板，不耐煩聽她這窮話似的，接着說：「我的工夫忙，還到別家去呢；他回他你告訴他說：這兩天的車租是要一齊付清的！不然，送……」說罷去了。

她聽了這話，如坍天似的，駭得幾乎哭出聲來；傷心的眼淚，泉水似的落個不住點；口中自語說：「我的命好苦呀！既挨餓，又受急；倒不如早些死，脫了苦難！——二更天了，他怎麼還不回來呀！……」這時孩們哭得更起勁了，打碎了夜的沈靜。

她正在私念，她丈夫拉着車子回來了；走進門看見她兩眼紅了，一臉淚痕，孩們哭泣不止；問說：「哭什麼？餓了罷！我買米回來了，煮飯吃罷；不要哭了，……」

她見他回來，悲喜交加將車行老板的話一一告訴他，他聽了呆了半響說：「今天這樣大的雪那裏去掙多錢！——僅夠今天的費用！昨天的車租，緩日再……」

不刻的工，車行老板來了；走進門便向也要兩天的車租；他「昨日的，改日再償！……」還沒說完；便把他扭走了。這時六出的雪花落得更大了；刺人肌骨的北風，刮得更緊了；屋裏如豆的燈火，被風吹滅了；閤室暗淡，淒冷非常她與孩們哀號不止，何等悲慘呵！

——完——

西曆一九二八年十月再版

小雜錦
說
悲哀的心靈

全書一冊 定價五角



著者 蕪湖魯毓泰

校輯者 越羣章德宣

印刷者 上海國光書局

新大沽路六七一號

電話西三七四三號

北山西路西德安里三弄

發行所 上海華普書局

電話北四五〇〇號

分售處 外埠各大書局



新式分類

國民尺牘大全

尺牘爲社會交際文字必要之品各界應用甚
代時局更新舊時尺牘固不適用而新出尺牘詳加
注釋者非失於太深卽失之太淺且事蹟陳舊不合
時宜之需本編分類農業界：工業界：商業界：
教育界：軍政界：內容完備注解詳明典故工雅
附編要件分門別類各界適用而於商業尤詳其餘
內自家庭外至社會各種應酬交際及時事等項應
有盡有本書共計四百餘編二十萬言無不詳細備
載獨於施受之間千斟萬酌故一類有一類之筆法
一函有一函之語氣識別嚴而揣摩熟手此一編誠
爲最新國民適用之善本也

全書分八冊——另贈精裝布套：

▲定價大洋壹元▼

華普書局最新出版



精選

紀曉嵐詩文集



▲全書分四冊

中紙定價二元
洋紙定價一元二角



紀曉嵐詩文集……為國學之精華

▲這……是誰都知道的……▼

藏書家
圖書館

都應備此一冊以存國粹

國文教育
大學學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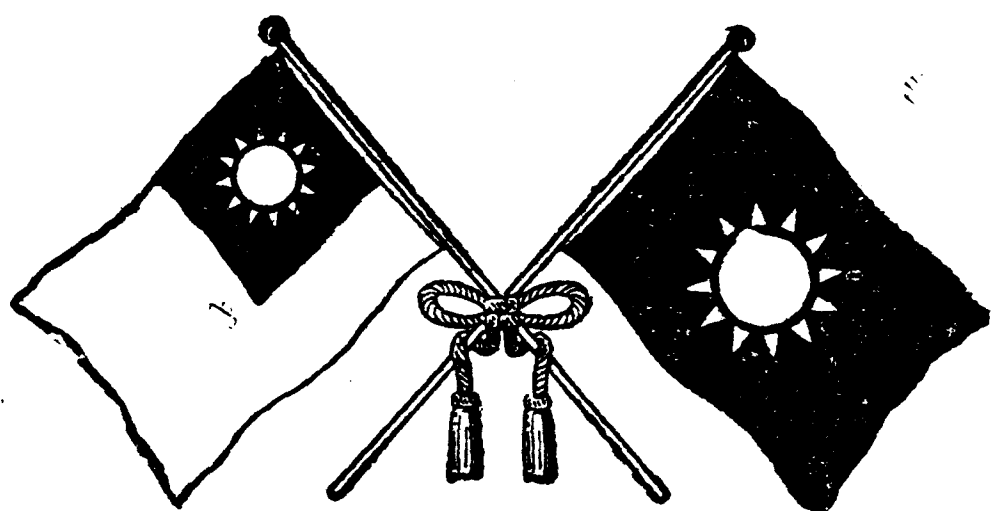
中學學生更宜備此一冊以資參考

清紀曉嵐先生才學淵博婦豎皆知其以覺世之心自託於小說稗官之列如所著閱微草堂筆記幾乎家置一帙人手一編第其所著詩文集不數數觀求之坊間亦絕無而僅有茲刻係山陰湯塾先生搜得河間紀氏宗詞藏版分類選輯而成復由會稽蔣著超先生悉心點校蔚為善本吉光片羽有識同珍

上海華普書局印行

國 民 政 府

重
增
修
訂



最
新
現
行

軍 政 公 文 程 式 大 全

諸 位 苟 能 得

.....
▼現在華普書局最新出版的

軍政公程式大全一書.....立刻可以知曉公函作用：

立刻可以知曉公文格式及意義.....併可以增長種種智

識.....手此一編.....一切公文.....都可迎刃而解

革命同志——軍政人員——紳商學界——交際應酬

▲ 都 不 可 不 備 ▼

本局鑒于潮流所趨不惜巨資特聘革命老手依照國民政府最近頒行格式悉心編制更復多方採取各界函牘無美不備洵為最新軍政必攜之寶庫也

全書分六大冊——定價二元——特價售大洋一元

戲園

有戲癖者……都跟我來

▲可以教導你種種訣竅

▲可以指正你種種唱法

有志于此者 「請讀」

戲劇研究社新出版的●戲海●包使你們心滿意足

【本書特色列下】

(一) 戲劇 京劇越劇小曲大鼓灘簧等無不俱備且都係名伶傑作重加校正一無差誤與眾不同

(二) 插圖 收羅名伶照片並請名家精繪插圖四十餘幅均以銅版梓版製就更為美觀

(三) 裝訂 形式玲瓏外加美術錦匣一只風雅異常便于攜帶

〔定價低廉〕全書五冊 定價大洋二元特價售大洋一元
〔美術贈品〕購本書一部奉贈值洋五分美術照片六大幅

以助雅興

名伶姓名(荀慧生 安舒元 高百歲
開列于下(譚富英 李桂春 劉奎官

總發行所上海華普書局

上海華普書局啓

字課圖解

注音國語

內容

有簡明的解釋
有準確的國語
有趣味的實事
有美麗的插圖
有五彩的封面

字課圖解……是兒童初學的利器

- ①容易引起兒童的興趣
- ②容易起發兒童的智識
- ③容易增長兒童的記憶
- ④容易促成兒童的進步

「確 是」

新時代家庭教育的補助品

新時代國民智育的引導綫

凡欲求兒童造幸福者

咸宜購讀（下列說明）

▲本書特色▼

- （一）本書共計千二百字皆普通習見之字使兒童及勞動界易于記認
- （二）書中各字凡有形可象有字可指者字旁皆附有圖畫及簡明之解釋使兒童引起興味樂於認誦
- （三）教育日新文化日進陳俗舊習均不適用本書所採之字所註解釋等均革舊增新而為各家坊間所不能及
- （四）本書——分訂六大冊——定價大洋六角

